

第五十一章 鴻門宴上道春秋（四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這世道，無官不貪，隻看貪大貪小罷了，滿朝盡是蛀蟲，隻看蟲身是肥是瘦，不如此，慶國的朝廷上為何會硬生生突起一個叫做監察院的畸形院司？

但正如範閑在一處裏整風時發現的那樣，監察院也是人組成的，有人的地方，就有官場，監察院想一世這樣冷厲下去，基本上不可能。

而且監察院不是神仙，三品以上的，它管不著，皇帝不賜旨，軍方的事情它也管不著。就算陳萍萍和範閑加起來，監察院也不可能改變太多的現狀，歸根結底一句話，監察院不是查貪官，隻是依著皇帝的意思時不時清一清吏治，青息一下民怨，騰出一些空子，維持一下統治。

若真要查去，陳萍萍圓子裏的美人兒，範閑在內庫裏撈的油水，得往外吐多久...遑論那位坐在皇宮裏的九五至尊。

別說皇帝不用貪，他是天下至貪，貪了整個天下，監察院能怎滴？

...

但正因為人人皆貪，所以當監察院因為範閑的顛狂而要做些什麼的時候，是顯得那樣的水到渠成，相當自然。在這個黑夜裏，監察院一處全員出動，向著那些巷中街角的府邸撲去，不知道逮了多少與二皇子、信陽方麵聯係緊密的下層官員。

三品以上自然是一個不能動，可是這些下層官員才是朝廷真正需要憑恃的幹臣。今夜抱月樓中諸人已然知曉了監察院先前的行動，又得到了範閑的親口承認，不由麵上露出無比震驚地表情。

樞密院副使曲向東沉默了下來，深深地看了範閑一眼。沒有再說什麼，今夜的消息雖不明確，但看得出來，監察院首衝的目標還是信陽和二皇子一係。與軍方沒有太深的牽連。

他雖然不明白範閑為什麼會忽然間使出這種等而下之地手段，但是監察院的行動力與範閑的狠厲，已經讓他感到了一絲畏懼。

樓中美人在懷，樓外殺人捕人，便有那雪，又豈能將血腥味道全數掩住。

不是所有的人都因為這突如其來的消息陷入了沉默，當那五名報信的官員小心翼翼退出屏風之後，大皇子沉著臉，望著範閑問道：“為什麼？”

監察院與信陽一係的衝突由來已久，發端於六年前的內庫之爭。埋因於二皇子借宴請欲在牛欄街上刺殺範閑一事，又有眾人所坐的抱月樓引出的那個秋天地故事。

在那個秋天裏，範閑奪了抱月樓。殺了謝必安，陰了京都府，毀了二皇子與靖王世子李弘成的名聲，生生將北方的崔家打成了叛逆。

秋天之後地這一年，範閑下江南鎮明家。收內庫，於膠州殺常昆。

在所有人看來，範閑對二皇子和信陽一係的報復已經足夠嚴厲。撈回了足夠多的好處，沒道理在今天的夜裏如此強橫地再次出手。

範閑沉默了少許後，平靜說道：“為什麼？因為本官奉旨清查吏治。”

席間一片沉默，太子高坐於上沒有去看範閑，反而帶著幾絲頗堪捉摸的神色，看著二皇子地麵色。大皇子搖頭歎息道：“京中太平沒兩天，你們怎麼就不能消停一些？”

範閑知道大皇子說的是真心話，這位如今的禁軍大統領自幼與二皇子交好，但因為寧才人和婉兒地緣故。現如今

卻是站在自己這一方，身處其中，自然難免有些難為。他聽著這話，忍不住歎息道：“太平？我一年沒有回京，看來京都就太平了一整年。莫非我真是個災星...難怪在京都郊外的山穀裏，沒有人肯讓我太平些。”

席間再次沉默，諸位大人物隱約明白，這是範閑在為山穀之事找場麵，隻是...這場麵找的有些太大，太荒唐了。

“世上很多事情都很荒唐。”範閑似乎知道這些大人物的心裏在想些什麼，自嘲說道：“就像山穀裏下官被刺殺一事，朝廷一直在查著，可是就因為沒有證據，便始終拿不出個說法來。”

他緩緩說道：“誰來理會我的屬下？先前講過，我那名車夫在第一枝弩箭到來之時，我想將他搶回廂中，他卻硬生生站了起來，替我擋了一擋...我時常在問自己，如果一直尋不出什麼證據，我便一日不能為他做些什麼？”

江南總督薛清意味深長地看了範閑一眼。

太子緩緩說道：“朝廷自然是要查的。”這是他今夜第三次說這句話了。

範閑點點頭，笑道：“便是這件事情，讓我忽然想到了一個很久以前聽過的故事。”

...

“從前的森林裏，有一隻小白兔，它一大早就高高興興的出了門，然後它遇見了大灰狼，大灰狼一把抓住小白兔咻咻！抽了它兩個大嘴巴，然後說：我叫你不帶帽子！”

眾人麵麵相覷，不知道為什麼範閑忽然會講起這種小孩子聽地故事來，隻聽著範閑繼續說：“第二天，小白兔戴上帽子又出門了，走著走著又遇見了大灰狼，大灰狼又一把抓過小白兔咻咻！抽了它兩個大嘴巴：我讓你帶帽子！”

“小白兔非常鬱悶，就跑到老虎那裏去告大灰狼的狀，老虎聽了小白兔的苦訴，痛心說道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自然會替你主持公道...接著，老虎找來了大灰狼對他說：老狼，今天上午小白兔來投訴你，說你沒事找事老是欺負它，你看你能不能換個理由揍它，比如你可以說：兔子，你去給我找塊肉來...”

“要是它找來肥的你就說你要瘦的，要是它找來瘦的你就說你要肥的，這樣你不就又可以揍它了嗎？要不你就讓它幫你找母兔子，它要找了豐滿的你就說你喜歡苗條的，它要找了苗條的你就說你喜歡豐滿的！”

範閑講故事講的很認真，但用辭卻極為幼稚荒唐，不過席間的眾人卻露出了深思的表情，包括太子與薛清在內都若有所思，隱約聽明白了，那老虎指的是誰...卻沒有人敢宣諸表情。

範閑喝了一口酒，認真說道：“老狼聽了以後十分高興，連誇老虎聰明。可是他們的對話卻被在房子外麵鋤草的小白兔聽見了...

“很巧？不過故事就是無巧不成書。接著說...”範閑冷笑著說道：“第三天，小白兔又出門了，又在半路上遇見大灰狼，大灰狼說：兔子，你去給我找塊肉來！”

“小白兔說：你要肥的還是瘦的。”

“大灰狼皺了皺眉頭，笑了笑心想，還好還有第二招：算了算了，不要肉了，你去給我找個母兔子來。”

“小白兔說：你喜歡豐滿的，還是喜歡苗條的？”

...

範閑皺緊了眉頭，搖頭說道：“碰見這麼一個狡猾的兔子，你說這可怎麼辦？”

席間諸人也開始想，大灰狼接下來會做什麼？不由有些好奇範閑接下來會怎麼講。範閑抿了抿微幹的雙唇，笑著說道：

“大灰狼愣了一下，咻咻抽了小白兔兩個大嘴巴，罵道...我叫你不帶帽子！”

...

我叫你不帶帽子！

世間最無理，無恥，無聊，無稽的一個理由，便是最充分的理由，也等於說是不需要理由，看的就是誰拳頭大一些。

範閑最後認真說道：“我不想繼續當小白兔，我要當大灰狼。”

這是他前世聽的一個笑話，隻是今夜講起來卻有些沉重。席間諸人本應是哈哈大笑，此時卻沒有人笑的出來。

眾人心中喟歎，山穀狙殺範閑一事，隻怕永世也查不清楚，而今夜監察院暗殺八家將，在全無證據，範閑不承認的情況下，也會永世查不清楚。世上的事情本來就是這樣，既然先天敵對的彼此都找不到充分的理由，那何必還找理由？權力場便有若山野，狼逐兔奔，虎視於旁，自然之理

酒宴至此，雖未殘破，這些大人物們卻早已無心繼續，京都的官場。本來就已無法平靜，今夜更是鬧的難堪，雖則監察院是借夜行事，想必不會驚動太多京都百姓。可是這些大人物們依然趕著回府回衙，去處理一應善後事宜，同時為迎接新的局麵做出心理上以及官麵上地準備。

範閑送薛清到了門口，薛清臨去之時，回頭溫和一笑，說道：“狼是一種群居動物，你不要把自己搞成了一匹孤狼，那樣總是危險的。”

範閑心頭微溫，一揖謝過。

薛清沉默片刻後又道：“聖上雖然點過頭，但還是要注意一下分寸。尤其是朝廷的臉麵，總要保存一些。”

範閑再次應下。

待幾位大人物的車轎緩緩離開抱月樓，太子殿下也伸著懶腰。抱著美人兒走了下來，早有身旁服侍地人將那名貴的華裘披到了他的身上。太子看了範閑一眼，笑道：“今夜這出戲倒是好看。”

太子將身旁的女人與四周的閑人驅開，望著範閑平靜說道：“話說一年前那個秋天，本宮看你與二哥演的那上半出戲時。也覺著好看...細細思量一番，倒是本宮與你，並未如何。”

範閑微微一凜。這位表現與往常大異的太子殿下這番話不知道是什麼意思。

“本宮與你之間，從來沒有任何問題。”太子微閉雙眼，緩緩說道：“如果有問題，那是當年的問題，不應該成為你我之間的問題，希望你記住這一點。”

範閑明白，他與太子之間，其實一直保持著某種和平，隻是橫互著皇後當年參與的那件事情。則成為了天生地敵人。他不明白太子這麼說，是準備做些什麼，但是範閑相信，太子總不可能為了爭取自己的支持，會眼看著自己去殺了他的老母。

所以...隻是說說罷了

屏風內並未人去座空，二皇子很奇怪地留了下來，他看著從樓下走上來地範閑，微微一笑，將自己的左手緩緩放到案麵之上，努力抑止著自己內心深處的那些荒謬感覺，用兩隻手指拈了個南方貢來的素果緩緩嚼著。

範閑坐在了他的對麵，端起酒壺，開始自斟自飲，倏然盡十杯。

大皇子抱著酒甕，於一旁痛飲，似乎想謀一醉。

範閑放下酒杯，拍拍手掌，三皇子規規矩矩地從簾後走了出來，有些為難地看了大哥和二哥一眼，然後坐到了自己老師地身邊。

大皇子不讚同地看了範閑一眼，眼神裏似乎在說，大人的事情，何必把小的也牽扯進來。

此時抱月樓三樓花廳，便是三位皇子，加上範閑一個，如果不算先前離開地太子，慶國皇帝在這個世上留的血脈，算是到齊了。

先前的鴻門宴，已然變成了氣氛古怪的家宴。

“你害怕了。”

二皇子放下啃了一半的青果，盯著範閑的雙眼，柔聲說道。

範閑端酒杯的手僵了僵，緩緩應道：“我怕什麼？”

“你不怕，今夜何必做這麼大的動作？”二皇子微微一笑，輕柔說道：“隻有內心畏懼的人，才會像你今夜這樣胡亂

出手，你殺我家將，捕我心腹，難道對這大局有任何影響？”

範閑深深吸了一口氣，麵色平靜了下來，說道：“此間無外人，直說亦無妨，你地手下，今天被我清幹淨了，但是...你沒有證據，就如同先前說過的那般，山穀狙殺的事情，我也沒有證據，可是你們依然做了。”

“山穀狙殺的事情，我不知情，我未參與。”二皇子盯著範閑的眼睛，很認真地說道。

範閑搖搖頭：“那牛欄街的事情呢？小白免被扇了太多次耳光...我承認，山穀的事情我至今不知道是誰做的，但這並不妨礙我出手。”

他低頭說道：“四麵八方都是敵人，既然不知道是哪個敵人做的，我當然要放亂箭，如果偶爾射中正主兒，那是我得了便宜，射中旁的人，我也不吃虧，也是占便宜。”

“牛欄街...”二皇子薄唇笑容裏閃過一絲苦澀，“幾年前的事情，想來，也就這麼一件事情，你卻一直記到了今天。”

範閑抬起頭來，平靜說道：“我是一個很記仇的人，而你也清楚，這件事情，和記仇並沒有太大關係，你一日不罷手，我便會一日不歇的做下去。”

沒有大臣在場，沒有太子在場，範閑與二皇子這一對氣質極為相近的年輕權貴，說的話，也顯得是如此的直接、幹脆，都是心思纖細的人，知道彼此間不需要用太多的言語遮掩。

二皇子深深看了範閑身邊的三皇子一眼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有時候，本王會覺得人生不公平...不說崔家明家那些事情，隻說這宮中，我疼愛的妹妹嫁給你做了妻子，我自幼友善的兩位兄弟，如今卻都站在你這一邊。”

二皇子抬起頭來，那張俊秀的麵容裏夾著一絲隱火：“如果是本王能力不如你倒也罷了，可是...這隻不過是因為一些很荒唐的理由，一些前世的故事，而造成了如今的局麵，如果父皇肯將監察院交給我，難道本王會做的比你差？如果父皇肯將內庫交給我，難道本王就真沒有能力將國庫變得充裕起來？修大堤，你我都不會修，你我都隻能出銀子...安之啊安之，你不覺得很不公平嗎？畢竟我才是正牌的皇子。”

範閑沉默了許久，心知自己在慶國這光怪陸離的一生，如今所能獲得的這種畸形權勢...全然是因為當年的那個女人遺澤，當然，那個女人也為自己帶來了無數的麻煩與凶險，二皇子所言，其實並非全無道理，若自己與他換地而處，自己不見得比他做的更好，二皇子不是沒有能力，而是一直沒有施展能力的舞台。

他緩緩說道：“世事從無如果二字。”

“不錯，所以你如今左手監察院，右手內庫...”二皇子微微譏諷說道：“如此大的權勢，想來也隻有當年令堂曾經擁有過...所以，你現在提前開始怕了。”

範閑的麵容再次僵了一下。

二皇子平靜說道：“你想過將來沒有？你今日究竟是為誰辛苦為誰忙？”他眼光微轉，看了三皇子一眼，笑道：“我皇室子弟，沒一個是好相與的，你自己也是其中一屬，當然明白其中道理。”

三皇子低著頭，根本不敢插話。範閑知道老二並不是在危言聳聽，隻是他有自己的打算與計劃。

二皇子淡淡說道：“你是真的怕了...想一想你現在這孤臣快要往絕臣的路上走，日後不論是誰登基，這慶國怎麼容得下你？怎麼容得下監察院？”

範閑平靜聽著。二皇子繼續說道：“你之所以怕。是因為你是聰明人，你知道你如今權勢雖然滔天，卻隻是浮雲而已，甚至及不上一張薄紙結實。”

二皇子歎息著：“因為你手頭地一切權力。都是父皇給你的，隻需要一道詔書，你就可以被貶下凡塵，永世不得翻身...父皇雖然寵愛你，但也不是沒有提防你，這幾年任何路子都由著你在闖，卻絕對不會讓你染指軍隊，其中深意，想來不用我提醒。”

最後二皇子總結道：“正因為你怕了，所以你要...自削權柄！”

...

大皇子喝了一口酒。冷漠地看著自己的兩個兄弟像兩隻鬥雞一樣說著話。

範閑沉默了很久，沒有接二皇子這句話，隻是輕聲說道：“權力本是浮雲。這天下何曾有過不敗的將軍，不滅地大

族？殿下是皇子，心在天下，我卻隻是臣子，我要保我自身及家族康寧...”

二皇子截住他的話頭。冷冷說道：“本王知道，你堂堂詩仙，向來不以皇室血脈為榮。反而刻意回避此點，但你們心自問，若不是你厭惡的皇室血脈，你豈能活到今日還能活的如此榮光？”

一座四兄弟，二人沉默，二人對峙。

“放手吧。”二皇子誠懇說道：“你的力量其實都是虛的，你不敢殺本王，便隻能眼看著一天一天地過去。而你卻一天一天的危險，既然你已經查覺到了這點，為什麼不干脆放手的更徹底一些？以你在這天下的聲名，你是婉兒的相公，你是父皇地兒子，你是北齊的座上客...誰會為難你？誰敢冒著不必要的風險為難你？靈兒說過，你最喜歡周遊世界，那何必還困於這險惡京都，無法自拔？”

范閑地眉頭漸漸地皺了起來，手指頭緩緩捏弄著酒杯，開口說道：“殿下，先前便說過...我與你的想法是一樣的。”

他抬起頭來，麵上容光一湛，望著二皇子平靜說道：“一年前在這樓子外的茶鋪裏就曾經說過，你不放手，我便要打到你放手，而且事實證明了，如今的我，有這個實力...茶鋪裏地八家將，你再也看不到了，這就是很充分的證明。”

聽到茶鋪二字，二皇子麵容頓時一凝，想到了一年多前的秋天，在抱月樓外茶鋪裏與范閑地那番對話，其時的對話，是發生在王爺與臣子之間，而一年過去，范閑的權勢像吹氣球一樣的膨脹起來，最關鍵的是，兩個人的真實身份也逐漸青齊了。

“我為何放手？”二皇子有些神經質地自嘲說道。

“殿下中了長公主的毒，我來替你解。”范閑一句不退，冷漠說道：“當初的話依然有效，殿下何時與長公主保持距離，真正放手，本官許你...一世青安。”

“你憑什麼？”二皇子認真地看著范閑的眼睛，“難道就憑監察院和銀子？”

范閑搖搖頭，說道：“不憑什麼，隻是我欠皇妃一個人情，欠婉兒一個承諾，今夜之事，殿下應該心中清楚，我便是清空殿下私己地力量，將你從這潭爛水裏打將出來。”

二皇子一想到今夜自己所遭受的巨大損失，終於再也抑製不住內心的那抹淒寒，陰怒說道：“為什麼是我？父皇不止我一個兒子，你也是！”

“我沒有一絲野望，我隻是一位臣子。”范閑說道：“再過兩天，殿下便會知道我的誠意，至於其餘的殿下，一位是我的學生，我會把他打乖一些，大殿下更喜歡喝酒，太子我不理會，隻好針對您了...您說的對，這血脈總是值得尊重一二的，所以我會盡一切阻止那種可怕的事情發生。”

二皇子心頭一寒。屏風有一個縫隙沒有擋好，冬日裏的寒風開始在抱月樓內部緩緩飄蕩，范閑最後說道：“請殿下牢記一點，陛下春秋正盛，不希望看見這種事情發生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